



边 走 边 写

江南行记

如同被沐浴、滋润了一番。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李白讲的是“共月”，而此时，则是“共春雨”。刚想到李白这句诗时，又想到了今人刘钧作词作曲的《听闻远方有你》歌中的那一句：“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春雨千古，千古春雨。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静观初春，漫听春雨，古今皆可一同。“花堪折时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爱护自然，不宜折枝。不错过美景、美意，应该是共同的。珍惜美好的当下，就是珍惜生活，就是珍惜人生。

南浔，你是水晶晶的

著名作家、诗人徐迟先生，在他回忆录《江南小镇》中，一连用66个“水晶晶的”来形容故乡南浔古镇，称之为“水晶晶的水，水晶晶的太空，水晶晶的日月，水晶晶的星辰，水晶晶的朝霞，水晶晶的暮雨……水晶晶的雨巷，水晶晶的长街……”就连炊烟，也是“水晶晶的”。在徐迟先生的眼中、笔下的故乡，足以一言以蔽之——水晶晶的。

前些年秋月到南浔，从网上查看有关资料，略知徐迟先生“水晶晶的”赞许。春雨再来，想法找到《江南小镇》一书，细读之下，伴同深度浏览，真体会到徐迟先生“水晶晶的”四个字，是对南浔古镇触及灵魂般的描述。

南浔古镇，中国十大魅力古镇之一。京杭大运河一支水系贯穿其间，桨声水影、白墙黛瓦、古宅民居，构成了一幅灵动的水墨国画。南浔古镇，因水而美，因古宅民居而清雅。其古建筑，远者可追溯到宋元时，数量则以清代、民国时的居多。

“行遍江南九十九，不如南浔走一走。”沿河而行到一居民家门前，一鹤发童颜的老人，安闲地坐在竹椅上，面前的小桌，一壶茶、一碟瓜子、几个杯子。他邀我们歇歇脚，喝口春茶。停留一会儿，春和景明之中，老人家屋檐下煮熏头叽喳喳的声音及不时从鸟巢探出头的憨态，使游览又添几分岁月安澜、时光清浅的舒适与从容。偶尔，我对“水晶晶的”四个字，又有新的感悟。这就是古镇风貌与原住居民的相互依存，适度并有特色的商业开发与古镇风貌共生共荣。古镇没有原住民，就没有了活的传承与烟火气；没有适度的开发利用，也难免随着岁月而式微。有人气、有烟火味、有与时代一同发展的实力，是“水晶晶的”天地人和。

与老人道别，边走边看，边听介绍。在品味、品鉴之时，逐渐被带入了古镇的人物故事、历史典藏、文化底蕴、民风民俗之中。在这种代入感之下，进而才有了融入感。与所看、所听形成互动交流，并有所思，确实是古镇游、民俗游的一种美妙感受。一旦景、人、情形成交流、交融，顿时觉得周遭都是“水晶晶的”。

秋月到南浔时，停留时间不长，拍了不少照片，并为其中一张附言四句：

舟停轩窗下，
客去小酒家。
饮得月上时，
隔水听琵琶。

春雨再来，与秋月时的感受，虽然时空交错，亦然可以是“水晶晶的”。

(未央言)

委员 笔记

掌声响起，人民是真正的主角

王勇



王勇编创的歌剧《天使日记》获得中宣部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在中宣部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评选中，很荣幸，我有两部作品获奖。一部是我写的歌剧《红船》，另一部也是歌剧，名字叫《天使日记》。当我置身宏伟雄奇、深邃壮阔的党史展览馆，想见萦绕心头、落入笔头的百年“红船”在这里安然停泊，又见为情所感、发而为剧的《天使日记》在这里定格，沉浸于百年党史的辉煌功勋与灼灼荣耀之中，我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到时代的召唤，也更加坚定了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责任感、使命感。

作为一名编剧，我深知人民的实践是文艺创作取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对人民的深情厚谊是剧作者恒久可靠的精神动力。多年来，我在“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指引下，秉承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的创作理念，思人民所思，感人民所感，言人民所言，以文艺作品表现人民创造、人民奋斗、人民梦想，竭尽全力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贯穿到自己的创作中。

“情动于中形于言”，心中有人民，笔下有乾坤。我创作的歌剧《红船》动笔于我挂职四川工作期间的2018年11月，当时我突患急症住院治疗，一边躺在病床上输液，一边开启心游万仞、漫无边际的遐想，冥冥之中就出现一艘画舫从历史深处朝我驶来……最难以忘怀的是嘉兴“红船博物馆”的巨幅油画《苍茫大地》：愁云密布的前门楼下，革命先辈李大钊、陈独秀凝望着苍茫大地，忧心忡忡又饱含希冀。那坚毅的目光注视着我，那跃动的灵魂指引着我。我急忙打开电脑，在病床“餐桌”上，在亢奋的状态中开始了《红船》的创作。油画之景浓墨重彩地铺陈开来——李大钊乔装成车把式，赶骡车将

陈独秀送出北京城，送往天津，再辗转上海，南陈北李，遥相呼应，相约建立中国共产党。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在我胸中激起滔天巨浪，最终升华为核心咏叹《我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总有那么一天，沙漠变成草原，沧海变成桑田；我有一个梦，总有那么一天，中国终将站起来，挺立在世界之巅。在天安门前，我发下宏愿，这个梦并不遥远，这个梦必定实现……”歌剧《红船》的创作，既是一次历史的致敬和巡礼，也是一次随物婉转、与心徘徊的艺术升华。

回眸历史，关注当下。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如其来，身在北京的我跟身处疫情中心的湖北人民、武汉人民一样感同身受。原本我并没有写作这一题材的打算，毕竟舞台艺术创作需要时间的沉淀与酝酿，准确深刻的思想凝练、合理动人的艺术创新如何与“当下”事件的广泛影响力和情感震撼力交相融汇，是摆在所有创作者面前的

课题和难题。

然而，面对这场关乎全中国人民甚至全人类命运的抗击新冠疫情之战，文艺工作者怎能袖手一旁？我创作的另外一部歌剧《天使日记》，从2020年3月11日拿出故事梗概，到3月26日写出初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剧本创作，这无疑是我几十年创作生涯中耗时最短的一部，也是我三十余部舞台作品中出活最急的一部，创作过程似与医务人员同步同频，那种生死一线、迫在眉睫的紧张感牵引着我，人民的悲悯与热望成为我创作时的梦之所依、心之所往。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无不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我时常对照作品叩问自己：以艺术法则，反映时代之风气、人民生存之状态以及民族之精神，我做到了几分？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激荡于历史与当下，潜心于美与思想的交融，近些年来，我的创作始终聚焦于现实题材，根植于人民群众创造的伟大实践、

伟大成就与伟大精神。不论是《红船》中年轻的党代表、《天使日记》中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还是《呦呦鹿鸣》中心系苍生的科学家屠呦呦、《人民英雄纪念碑》中一群普通普通的石匠、《东方大港》中新时代港口工人创新团队，都是人民的一分子，他们共同书写了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史诗，创造了博大精深、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创作的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人民就像是天空，只有在人民的天宫里，文艺工作者才可能振翅高翔；人民也像是海洋，只有在人民的海洋中，文艺工作者才可能扬帆远航；人民更像是大地，只有躬下身去，才可能耕作土地，只有跪下去捧起泥土，才可能融入土地，才可能在人民的大地上春华秋实。

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文艺工作者只有将目光投向祖国的山川大地、人民英雄，在火热的生活中汲取营养、积累经验，以高远的视野凝练民族精神和时代力量，以细腻的笔触、优美的旋律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才能创作出经得起人民和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才能为复兴伟业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每一次创作都是新方向、新路径、新征程，是对我的创作源泉、创作灵感、创作对象、创作主角——人民的满怀热爱与一腔赤诚。聚光灯亮起，优秀的创作源于人民也终将服务于人民。掌声响起，人民是真正的主角。

历史与人民在这座宏伟的场馆里被永远铭记，新的文艺征程也将从这里昂扬出发。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剧作家、国家京剧院院长、中国剧协副主席)

闲谈一束

为他人作嫁衣的人们

——回忆与人民政协报编辑们的交往

陈漱渝

4月1日，周六。晚上看中央电视台四频道“向经典致敬”栏目，致敬对象是北京人艺传统剧目《雷雨》。循惯例，这类节目表彰的多是作者、导演和主角，但这次的主讲嘉宾却有幕后的灯光、布景、音响、效果的老教师们，看后大开眼界、大长见识，才真切感受到幕后人员的辛劳和智慧。没有他们独创的那种雨声、电闪、雷鸣，《雷雨》怎会有历久不衰的演出效果？

顿时我想到了那些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老师，特别是人民政协报副刊的编辑们。因为他们跟我交往的时间最长，发表我的各类文章也最多。政协委员和其他读者因此知道了我的名字，而对他们的辛劳付出却一无所知，我因之感到十分愧疚。

大约是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开幕会的那天，我步入人民大会堂大厅，碰到一位年轻的女记者，她说她也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在校时曾听过我的讲座，如今在人民政协报工作，希望我能抽时间投稿。于是我就开始了跟人民政协报的联系。此后，除了学术家园、文化周刊，我跟春秋周刊、教育周刊、休闲周刊以及两岸综合周刊等也都有很多联系。休闲的这些编辑，都一直与我保持着联系，成了好友。近年又有一些朝气蓬勃的年轻编辑上岗，也成了我的忘年之交。

名家 名笔

怀念厉以宁先生

郝钧剑

厉以宁先生去世了，享年92岁。
厉先生是教经济学的，在前几年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厉先生与林毅夫先生、吴敬琏先生同被称为是中国经济学领域及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强有力的推动者和中流砥柱。

1998年我到北大艺术学系读在职研究生，那时最想见到的北大老师就是叶朗先生、钱理群先生和厉以宁先生。崇拜叶朗、钱理群二位先生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俩都是当代文学艺术领域的巨擘。而崇拜厉先生当然也有出处，即知道他倚重填词，而且填得还非常好！还真别说，我国老一代的知识分子里不少人都有这种“跨界”的本事，如李四光先生、袁隆平先生会拉小提琴，钱学森、屠呦呦先生会弹钢琴。他们都是我前进路上的坐标与榜样。

真没想到入学后的1999年9月27日下午，在学校举办迎国庆50周年的活动中，竟遇到了久仰的江苏老乡厉先生。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汪汪”，我却说应该是：“老乡见老乡，心里喜洋洋！”那天活动结束后，厉先生十分热情地邀请我去了校园里文津楼南面的光华学院，去了他的办公室。更没想到的是，厉先生还赠送给我一本他的《厉以宁词一百首》。当我看见他认真地在扉页上写下“郝钧剑同学惠存”中的“同学”这两个字时，心中油然而生起了一种

不知是膜拜崇敬，还是幸福亲切的感动，或是对人格人品、修身修养的一种感悟，总之那天这种有着无穷滋味的一瞬，似乎再也没有过。

记得前些年我写过一篇曾与厉先生有过这段诗词缘的小文，当时我还去网上搜了，知道他还在，便琢磨着找时间去拜访拜访他老人家，也想赠送一本我新出版的诗词集给他。

不料疫情反反复复，此心愿便被拖了下来。这一拖竟成遗憾。

人生阅历告诉我，真的是如果想到了什么要去做的事，就要尽快地去做。许多事情往往一不小心耽搁了，迟疑了，也就过去了，会终成遗憾。

厉先生倚声填的词，多是小令，且以婉约为主。他多从身边生活入手，虽然多为小山、小水、小景、小物，但却蕴藏着大胸怀、大气场、大意境。如一首我很喜欢他写于60多年前的《好事近》“陋室且安家，门外杨柳新插。屋后种些青菜，养一群鸡鸭。泥壶小火沏清茶，来客好陈榻。棋罢笑论残局，点两支红蜡。”

东边的晨光升起来了，读着如此美妙妙哉、巧哉暖哉的句子，仿佛看见厉先生正在晨光里微微的对着我笑。

(作者系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歌唱家，中国·东盟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艺文 丛谈

《青春之歌》的小说发表于上世纪50年代末，曾经是一个时代的经典记忆。书中几个主要人物，林道静、余永泽、卢嘉川、王晓燕等等，形成一组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群落。原著对这些人物的刻画，带着那个时代鲜明的历史印迹和情感色彩。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命运结局，亦有当时文学创作的观念意识作为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史上，以青年知识分子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并不多，这让《青春之歌》的小说原作殊为难得。后来者以多种文艺形式反复改编、搬上银幕和舞台。此次为国家大剧院版歌剧创作改编剧本，编剧对这个题材最感兴趣的，是在那个民族危亡的特殊年代里，青年知识分子对个人理想前途的追求与整个民族历史命运的深刻关系；以及每个人物由于性格使然，必将做出的人生道路选择。这种个人与历史时代的深层次的关系，成了戏剧矛盾冲突和人物塑造的强大结构基础。

在过去百年时光里，中国知识分子无论作为个人或是社会群体，都曾有过不同寻常的命运经历。剧烈的历史变迁、起伏的时代浪潮，异族侵略带来的民族危难，战乱与饥荒引起的社会动荡，让本以智慧思想安身立命、贡献于社会的知识分子，经常要面对重大的人生进退与抉择、甚至是生死的考验。这种选择与考验，既关乎个人的品格品质，也关乎民族大义、时代的信仰。《青春之歌》中的几个青年知识分子所发生的时代，正处在这样的宏大历史背景中。也许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和平环境里，这几个青年人的命运和结局会完全不一样。但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特殊历史时刻，在亡国灭种的残酷现实面前，青年知识分子必须把个人的生存之道、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每个有良知的热血青年，都在用行动去追寻民族解放的救国之路；甚至在用鲜血和生命向世人证明他们心中的崇高信仰所散发的真理之光。

惟此，对于当时一代觉悟了的青年知识分子而言，唤醒亿万民众，投身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潮，就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必由之路。这是那一代人的“青春之歌”，最震撼人心的地方。觉醒年代的剧作，有非常独特的时代气质。他们求索的脚步，他们慷慨的演说，他们对中国社会历史转折与变迁的激情介入，足以构成一个宏大的青春主题，通过戏剧舞台和音乐歌唱渲染开来。这也是戏剧改编原作的信心所在。《青春之歌》小说发表至今已过去几十年，书中描写的内容则是更加久远的人和事。光阴流淌，有许多当时人们所做出的抉择、提出的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回答？如今，时间已经给出了答案。

作为编剧，我认为，以今天人的视角和对历史的深入理解，在歌剧的改编过程中，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应该是每个人物符合生活实际的心理活动和情感方式，应该是有鲜明性格情感，又符合生活真实的艺术形象。编剧摒弃用简单的“好人”与“坏人”的模式图解划分剧中角色，避免对人物概念化、标签式的生硬描绘。同时，也不再从狭隘的个人道德品质的层面，对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人物行为做浅层解释。“性格决定命运；时间证明人生”，编剧想要观众看到，剧中人物的每一个言行举止，都有其“不能不如此”“不得不如此”的必然动机，让戏剧矛盾冲突和人物形象有令人信服的真实感。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编剧)

时间证明人生

——谈谈歌剧《青春之歌》的创作

赵大鸣



三月春雨

三月的江南，“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当此之时，或依窗而坐，或凭栏而立，一杯春茶在手，放眼如淡淡烟雨暮般的春雨，闭目聆听淅淅沥沥春雨润物之声，自然地，从心中氤氲着、散发着温润与黏帖。

“何物最先知，虚庭草争出。”沉浸在春、听春雨中，人与自然交流互动，和谐一体，油然而生。在这之中，似乎能体会到嫩叶在春雨中展开，花瓣迎着春雨绽放的过程；似乎能听到春笋迎着春雨出土，拔节而长的声音，画面似动非动，声音若有若无，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整个人被一种淡淡的、静静的，却又是那么通透和曼妙的感觉所环绕。

“春雨细如丝，如丝织霖霖时。”不论沉浸于看、听春雨多久，仍没有春寒袭人的感觉，倒是慢慢地滋长了些许放下、放空、禅意的禅意。万物复苏中的放下、放空，使生活的节奏舒缓了下来，使世间的美好似乎更加丰富、灵动了起来，一些烦恼、不适、疲惫，随春风微雨飘散而去，身心



华夏